

汉诗新韵

翻越不过的山峰

李春湘

一
水上空的明月
两江平原的清风
童年喜见的雨后彩虹
远处乌山直入云霄的挺拔
这些都太壮阔了
即使你睡在平原的泥土里
也是我今生翻越不过的山峰

流域二千一百平方公里的沱水
地图上无名而绵长的沙河
流淌着你的乡音
“三级所有，队为基础”
你是中国最小的“官”
你养护过的百条生命、千亩土地
带着家国情怀
流淌在我的血液中

在你八十年的生命里
三年私塾
铸就你一生的慈悲
一字不识
把家过成哲学家的庭院
如今已是四月
在你的门前
隔着阴阳时空
与你对话
你的叮嘱如沙河的细流
涓涓流淌仍然掷地有声

“父母是人生的第一任老师”
你的肩膀曾载过我
沙河的细流曾载过我
沱水的波涛曾载过我
如今，湘江的一江春水载着我
平安起航
直到你放心离去，一滴泪
滑落在我的脚跟上
你的境界
是我无法抵达的远方
是我诗中永恒的篇章

二
春分已到，春暖花开
田园上的种子
怦然心动
那天上的鸟 水中的鱼
在你的土地上互诉相思
摇荡水波荡漾
潮湿的原野刚刚醒来
种子的芽在露珠里萌动
这薄情世界里多情的一幕
在平原上演了几千年
而你
二十多个早春
将自己的双腿浸泡在寒泥中
促成种子与土地交配
“先有国，才有家”
你的稻谷、你的牲口、连同你的孩子
都被你无偿赠送，毫无保留
再见时，族谱里写着你的生平
等我明白“家是最小国”时，
你已走向天国
留下一江恨水让我饱受沧桑

三
太阳已到达贵经210度
连鸟都飞走了
在这深秋漫长的夜
残月和月下的我
等待在时光岔道相遇
“何当共剪西窗烛”
你梦里的那只鸿雁落在家的房梁上
“鸿飞”，你为初生的女婴
起一个外祖母的名字
瘫痪在床的外祖母，你守护着
这是人世的轮回
诗是时空的隧道
我还在这冷清的夜
代外祖母写一封情书
唤回那个名叫“红辉”的男人
“却话巴山夜雨时”
我还想告诉你我的理想
当五色的经幡挂在你的长亭
你与母亲共守那一轮满月
“鸿飞”也会守护你

四
深秋刚过，梅花已醒
那丫叉于天空的梅枝
带着点点的红
纤细而坚硬
那么像你脊柱上的血管
我怀疑你熬过冬天的铮铮铁骨
是民国的血雨浸泡而成
是大炼钢铁的熔炉铸造而成
是洞庭的巨浪拍打而成
直到我长成一瓣梅花，即将离开梅林的时候
你却变得柔软
“亲生父母在其边，养父母大于天”
你的嘱咐
成为我一生的嫁妆
成为我一世的福音

沙漠鱼

胡宇



吐鲁番三文鱼养殖基地。

周云峰 摄

长沙往吐鲁番的航班从河西走廊进入新疆。

时间是中午，晴空无云。从飞机舷窗往下看，满目是灰褐色的深沟纵壑，寸草不生的荒山连绵无际。

飞机落地的吐鲁番，是中国大陆海拔最低甚至低于海平面的盆地，也是荒山戈壁环绕的一个著名绿洲。

从机场出来的公路一侧种植了密密的白杨，另一侧是光光的戈壁，即使在有树的地方，树下也是光光的，草色是绝无的。很显然，戈壁和沙漠才是这里的本来模样，只有人类顽强精准打理的地方，才有些许树的绿意，才有生命的生气。

公开数据显示，吐鲁番市年平均降雨量16毫米。首先，我对这个数据没有感觉，对比了湖南的年平均降雨量是1400毫米左右之后，才有了直观感受。况且吐鲁番的雨基本上降不下来，因为还在半空就直接蒸发了。

一位工作人员帮我提了行李进酒店，并告诉我连续两晚都将住在这里。

当晚喝了一点酒，是当地特产白粮液。见到老朋友高兴，我乘兴多喝了一杯，回到酒店后倒头便睡。然而睡梦中一直在找水，却怎么也找不到水，焦虑万分，最后我清醒了。

起床灌了一大杯水后，看时间是凌晨四点多，走到窗前，但见院子里暗影氤氲，近处的路灯下树影婆娑。

白天，在吐鲁番博物馆看到了巨犀，我当时的确是被那巨大的怪兽震撼了。那个名叫“吐鲁番美丽巨犀”的化石，长9米，高5米，是我国发现的唯一完整的巨犀骨架，也是目前世界上最为完整的巨犀化石之一。巨犀生活在距今2400多万年前的渐新世，活着时体重约30吨，是继恐龙之后曾经在陆地上生存过的最大的哺乳类动物。

巨犀是食草性动物，这样体重的巨犀，一天的食草量大约在500公斤。很显然，它生活的地方必定是水草丰盛之地。由此可以推测，曾经的新疆，曾经的吐鲁番这一块，草木丰美更盛于今日江南。事实上考古学家也证实了这一点，更远古的时候，亿万年前，此地甚至是海

洋。只是时间和自然的力量太过强大，沧海桑田，现在已完全不能复认。

第二天的餐桌上居然有一大盆三文鱼刺身。

来新疆之前，我对这里的美食想象有烤羊肉串、大盘鸡、烤全羊……唯独没有鱼，更不会想到有鱼刺身。

现在，白色瓷盘配着色泽鲜明、橙红剔透的鱼肉，摆在面前，不仅勾起了我强烈的食欲，更勾起了我强烈的好奇心，据说这是本地地产的三文鱼，沙漠里怎么还会有如此珍贵的鱼类呢？坐在旁边的陈主任说，这正是他所在兵团十二师221团的“异想天开”。

吐鲁番盆地少雨，但周边有天山雪水的来源。为了让天山雪水能到达盆地并得到有效利用，这里的人们很早就发明了“坎儿井”——利用山体的自然坡度，将渗入地下的积雪融水，引出地表进行灌溉的伟大水利工程。我曾实地深入察看坎儿井，透过竖井幽深的光，看到地下暗渠涌流的冰凉雪水，深深为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勇气所折服，这也是吐鲁番能成为绿洲的生命血液。

221团驻扎吐鲁番，对口支援的湖南干部团队，一直探寻如何发展新的产业。在得知天山雪水透明优良，水质环境适宜于虹鳟鱼生活后，他们引入了投资商开展虹鳟鱼的养殖。养殖场将坎儿井的水导入，经渔业养殖后，通过沉淀、曝气、生物净化等方式，再将水导回坎儿井，在没有增加用水指标的情况下，额外多了一个增收渠道，投产以来，成效不错。在水贵如黄金的吐鲁番，居然有此养鱼创举，确实是“异想天开”。

曾经听说在北美死亡谷沙漠里，生活着一种鱼，它凭借沙漠里仅有的一点水源生活，当地表水干涸时，它能在沙地里爬行，掘进湿润地层，顽强地保持生命，此鱼名为沙漠鱼。

而我在干旱的吐鲁番，竟然真实地看到了水中嬉戏的虹鳟鱼，品尝到了美食桌上的三文鱼，这实在是未曾想到的奇迹。当我重新回看这片干旱的大地，想到的不再只是苦寒荒漠，而是广袤无际的绿色农田，楼宇林立的现代城市，自由游弋的沙漠鱼……

江东寺

周昕

船启动时，一群白鹭展翅向江中飞去。看着这群滑向江中的白鹭，我的脑中又映出了九十四年前一位叫沈从文的年轻人在这条河流上往返的情景了。

机船离开中南门，沿江顺流而下，从东南西三面绕锦岩塔而过，因江水干枯，船在渔潭靠岸。从渔潭村乘车，不到一刻钟，我们便看到青瓦重檐的一所四方大殿从低矮的围墙中挺拔而出，这就是我们要去的江东寺了。

江东寺位于孝坪镇江东村，距辰溪县城十公里，与泸溪县浦市镇隔江相望，2011年被确定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始建于唐代的江东寺，在今浦市天云山，原名叫浦峰寺，又称石林精舍。宋元祐年间（1086—1093）迁入沅水东岸，故名江东寺。主体建筑有大雄宝殿和地藏殿。大雄宝殿气势恢宏，殿宇轩昂。正殿中央供奉如来佛祖塑像，十八罗汉侧立左右，塑像形态各异，栩栩如生。大雄宝殿为两层木质构架，雕梁画栋，形神兼备，尽显匠心独运。地藏殿有转轮藏，为十吨生铁精铸而成，其上雕刻着1688尊栩栩如生的佛像。据说风动藏响，声传十里余外，号称神州三个半“藏”中的半个藏，为国内所罕见，遗憾是此地地藏殿却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遭到了人为的损毁。

在大雄宝殿内，如来佛祖塑像两旁的木柱上的对联“木鱼敲晓天边月 觉觉觉觉先觉觉觉后 觉总是觉觉，金钟撞破岭头云 空空空空空空空空”该对联将佛教精神与中国文化高度融合，流传至今已逾千年，它告诉人们，无论是通过敲木鱼还是撞金钟来感悟禅理，最终都要达到觉悟或觉醒的状态。

沈从文先生对辰溪怀有深厚情感，九十多多年前曾说：“（辰溪）任何时节实在是一个令人神往倾心的美丽地方。”他来江东寺住过，并在寺内完成了《箱子岩》一文初稿。文中深情地描绘到：“那座大庙（即指江东寺），其景致之美，甚至超越了北京的碧云寺……”庙中古松参天，需五人合抱方能围拢；而那老梅树，高达三丈，花开之时，犹如一树绚烂的绛雪。”正值青春年少的沈从文先生，曾毅然投笔从戎，并在这寺庙中驻足了二十多天。

沈从文曾这样描述过转轮藏：“寺侧院竖立一座转轮藏，木头作的，高三四丈，上下用大铁轴相承。三五个人扶着有雕刻龙头的木把手用力转动它时，声音如龙鸣，凄厉而绵长，十分动人。据记载是仿龙声制作的，半夜里转动它时，十里外还可听得清清楚楚。本地传说天下共有三个半转轮藏，浦市占其一。”江东寺的“大藏”声名远播，已成为辰溪当地一张璀璨夺目的文化名片。

江东寺外的江畔上还有八座码头遗址。尽管历经风雨侵蚀，红墙青砖依然屹立不倒，只是那曾经的朱红之色，已悄然褪去，留下了斑驳的岁月痕迹。沿江这八大码头间，还散落着一堆堆的铁炉渣，它们静静地诉说着往昔的辉煌。

九十四年后的今天，江东寺已修葺一新。沅江两岸的树木多了空气变得新鲜了，这里花草遍地，蝶飞舞，蜂吟唱，鸟欢歌。再看，一群白鹭迎着夕阳展翅飞离江面，冲向两岸的树林中。我真想问，如果沈从文此时能穿越时光再来辰溪一游，又会是怎样一种心境？



古村新貌

航运古村的美丽蝶变

张贵付

初冬时节，我们从郴州城区驱车向北行驶25公里，前往苏仙区许家洞镇板屋村。

板屋村与九子仙隔河相望，西河由西向东贯穿，流经板屋直转90度急弯，奔腾而下，北可出永兴县到长沙，南可走郴州达广州。

古时陆路交通不发达，外地的食盐、瓷器、布匹等物资，由水运往当地，本地的茶叶、茶油等特产通过短途运到板屋村阜头沙，再用木排水运，到达永兴县塘门口进入水运。阜头沙是古时的重要码头和物资货运集散中心。

那时，沿河两岸堆放着各式木材、食盐、瓷器等物资，村旁庙背搭建了戏台、商店、客栈、棋牌室等配套设施，平日商贸云集，歌舞升平，人来人往，十分热闹。

板屋村地势低洼，来自各地的商人众多，人口复杂，都在河边庙背搭建木板房临时居住。几百年来无永久建筑，只能住木板房，板屋村因此得名。

围绕九子仙，当地流传着许多民间故事。就拿鸡公石来说，其高约5米，是仙鸡升天后留下的躯体。

传说九子仙是块风水宝地，从荷叶坪村的山脚到板屋村的最高峰，一层一层地由低往高，一路像台阶那样逐级向上。其主峰对面是狮子岭、人形山，中间有一条小溪，两边是层层梯田，田洞中这条小溪直达山上，远远望去像一支毛笔。

衡郴公路和粤汉铁路通车后，板屋村阜头沙失去了往日的繁华，逐渐变成了一个偏远落后的小山村。

近年来，西河风光带延伸7公里依村而过，京广高铁与S212线贯穿全境。村支两委对新田洞组、板屋组约

150亩农田示范片和西河沿线300余亩烟田进行高标准改造，实现烟稻轮作，确保稳产高产，增加村民收入，创建西河风光带农旅融合打卡地；对村委会沿线道路两侧至板屋组游园进行提质，依托村里自然资源和西河风光带，延伸乡村旅游产业链，大力发展涵盖研学旅行、农事体验等分享经济、体验经济，唱响“春赏花、夏嬉鱼、秋品果、冬食笋”的休闲农业四季歌，让板屋村成为都市人的向往之地。

全村拥有南竹1.2万余亩，引进华意南竹加工厂后，日供南竹50吨，外销香棍、筷子制成品及环保原料竹粉，作为传统支柱产业为村民人均增收一万元。通过争取中央财政壮大村集体经济项目资金60万元，入股南竹精深加工厂，发挥南竹优势，加快南竹产业转型升级，不仅能解决全村万亩南竹销路问题和50余名剩余劳动力就业，还能为村集体每年增收4万元，让南竹成为村里的“绿色银行”。

招商引资成立“板屋村鑫旺农业种植发展合作社”，采取村企合作模式建设“菌类种植基地”，流转土地84亩，发展林下种植经济，培育种植“羊肚菌、竹荪”。建成高标准大棚约3000平方米，普通大棚约4000平方米，每年为村集体带来11万元收入。

如今，走进板屋村，一幅秀美整洁的乡村画卷徐徐展开。河边，游道平坦，绿树成荫，碧绿的西河泛起涟漪；村中，片片青瓦配上灰瓦屋脊、白粉墙，竹篱笆围起屋前一片绿意；山间，竹海公园青翠逼人，静候游客光临……通过举办半马马拉松长跑、骑行自驾游、春天扯竹笋、冬天挖冬笋、水果采摘等活动，每年吸引游客达20万余人次。

新化熊山有黄精，山崖水畔，不种自生。

初夏四月，住熊山上的老朋友打电话给我，说山上的黄精开花了，要我快快上山。

我挂了电话，开了车，急急地赶往熊山。

熊山上的老朋友，年前才认识。那时正是深冬，我去熊山看雪。雪没看到，雪松、冰凌渣到处都是。在一处山洼地，一位六十多岁的老人，正抡着锄头在挖地。我问老人，是不是在挖冬笋？老人用余光瞥了我一眼，说，在挖黄精。老人捡起脚下一坨黄黑相间的根块，扬了扬说：“就是这个，黄精，黄色的黄，精神的精。”

老人对黄精很是熟稔，说黄精是百合科植物。黄精的茎秆，去了皮可吃，有汁液能解渴，丝丝甜，微微辛；挖出地下的根茎，洗净，可生吃；煮熟，更是美味。南北朝的医药学家陶弘景食之，爽口，大呼“仙人之食”。

老人邀我去家中坐坐，山上常住的人家不多，八九户，散落在远近山麓之间。走过峡谷，峡谷里有溪，老人说是春妮峡。从南侧的深谷流出，沿途山泉叠次汇入，两岸植被良好，阳光照不到的地方，在腐竹或是灌木丛中，生长着野生的黄精。

老人说家里有自酿的黄精酒，我不客气，连说好。老人往里屋走，出来时双手捧着坛子，放到桌上。打开圆锥形布做的坛子盖，一股浓浓的酒香扑鼻而来。老人用竹勺往坛子里舀了几下，一大碗酒摆在我的眼前。黄黄的稠稠的，还牵着丝，三片药渣上下漂荡。

老人说：“入药的黄精要淘洗干净，晒了又蒸，蒸了又晒，如此反复九次，方可做药，也就是‘九蒸九晒’。老人拿了几支干透的黄精给我，我抚摸着，有一种玉质的温润，轻轻地咬了一口，带着韧劲，甜中还带了点中药的甘辛味，是焦糖的味道。老人说，要十斤新鲜的黄精，九蒸九晒，才能得到一斤成色上品的黄精。

我手里拿着温润如玉的黄精，问老人，黄精开花吗？

老人说，哪有不开花的果呢？黄精的花开得早，四五月就开了。

我说，来年四五月，黄精开了花，喊我上山。

我又一次上了熊山。下了车，老人早



熊山黄精
张强勇

就在家中等，我也扛了锄头，一起上山。老人还背了砍刀，提了竹篮。

我们边走边聊，老人说现在野生黄精少了，很难发现。市场需求却越来越大，人工种植也就越来越多。

我们走过一个峡谷，来到一处山坳，四面是坡，大片竹林，乔木灌木生长其间。我看到荒地开垦成了一畦畦的小药圃，绿油油，有的植株开了花。我说是黄精，老人点了点头。说是两年前种的，现在还稀稀疏疏，等过了两三年，茎秆长高长粗了，地底下的茎块长壮了，就可开挖。

“采花吧。”黄精花开正旺，老人说，“花多了不好，特别是植株头顶上的花要掐了，不能只长苗，不长根茎。”

我问老人，什么时候栽培合适呢？老人说，开春就行，黄精对气候和土壤要求极低。八九月，花萎顿了，籽粒成熟，可做种子。这时，就要把茎秆砍了，只留二三十厘米的根茎伸出土面。老人说，勤快的，烧了山里的草木灰，施放在黄精的根部，地肥了，根茎在地底下长得愈加粗壮。

我采黄精花，有的花蕾正在结籽。老人说要采刚刚开出来的花骨朵，可以做黄精茶，用黄精花炒蛋，比椿芽炒蛋更好吃。

老人坐在土堆上，点了烟。我问老人，地上潮湿，不冷吗？老人说，我在焐熟土地呢。地暖了，开始撒苗了，黄精又要结籽了，山里也就活络、热乎起来了。